

另一种古籍的打开方式

曹菁菁

我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工作的这些年，常常会遇见这样一个问题：你的工作到底是干什么呢？我常常会把我的工作简要地概括一下：典藏古籍、保护古籍、研究古籍、推广古籍是古籍馆的主要工作，我从事的工作就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有一些直爽的师友常常会说：哦，就是翻书皮的工作嘛。这话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但好像又没有那么有道理。这就仿佛把从事 IT 行业的人都当作码农或者把从事金融业的人都当作投机者一样，多少有点片面。古籍馆的工作毫无疑问是丰富多彩的。只要是与古籍相关的事，就有可能在古籍馆的工作范围之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从事着经典文化推广的工作，比如，与古籍相关的展览、讲座、出版物等工作。

早些时候，古籍文化推广所定位的人群主要是学者或者对古籍感兴趣的大学与社会人士。近年来，国家图书馆开始着力扩大自己的社会教育功能，古籍文化推广的受众范围也扩大了，一般普通群众以及中小学生，也成为了经典文化推广的主要目标人群之一。这时，矛盾就产生了。学者以及对古籍有一定了解的人士希望看到专业的、有深度的介绍和研究成果。这样的介绍和研究成果，在行文上必然是严肃而言简意赅的，充满了大量的专业术语。但是这样的文风却很难被普通大众及青少年所接受。严肃专业的用语让普通大众难以进入语境，更遑论了解字里行间的内容，同时也难以引起青少年的兴趣。如何向普通大众及青少年推送经典文化呢，这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随着新媒体的推广，人们用手机阅读的时间在大大增加，一种新的观念开始出现：是不是可以利用新媒体来做古籍文化推广呢？多年的实践告诉我们：如果没有特殊的原因，普通大众和一般青少年是不会到馆学习古籍文化的，或者说，他们还没有主动搜集古籍相关信息并主动学习古籍文化的自觉。好在，新媒体可以帮我们吧古籍文化信息推广出去，送达他们手上，由此发挥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在社会教育方面的重要作用。

单单是送达，并不够，我们还要挖空心思引起他们对于古籍文化的注意。在这一点上，我们有足够的教训。我们所习见的古籍讲解词，往往是有套路的。第一大套路是时间地点人物。比如这个书的作者是谁，书是在哪里写成的，是什么时代写成的，是什么时代谁在哪里刊刻的。第二大套路是版本源流。这本书写成之后，分别在什么时代刊刻过几次，有某卷本、某某卷本的差别，有某刻本、某某抄本的区别，这些不同形成了此书复杂的版本源流。第三大套路是收藏源流。这本书从卷首到书尾，都有什么印章，这些印章都是谁的；这本书从头到尾又写了多少条题跋，多少条批注，又都是谁的，由此足见此书的收藏历史。在我们的解说辞里高频出现着这样的字眼：“重要书籍”“版本少见”“名家递藏”“洵为珍贵”。这些严谨而专业的文字当然是非常端庄的，但是它们很难吸引普通民众及青少年的兴趣。普通读者需要的是一击而中的眼球吸引。如果一篇送达出去的新媒体文章，在读者阅读标题和第一段的短短十几秒中无法吸引读者的兴趣，那么这篇推送的文章基本上就失败了，它的阅读量肯定会非常低。

如何在新媒体上推广古籍？其实不难。我们必须换一种方式为读者打开古籍。其实每一本古籍，在它渐次成书、刊刻誊抄、辗转收藏的历史当中，有很多喜怒哀乐、跌宕起伏的经过。人有人的一生，书也有书的一生。有时候，书的一生纠缠着很多人的一生或一生中的某个片段。这些纠缠，形成了大小饶有趣味的小故事。我们这次不再用以书论书的方式打开古籍，我们用讲故事的方式打开古籍。我们把古籍和人的纠缠掰开来，揉碎了，缓缓递给普通读者们品尝。

虽说是讲故事，也是有规矩的。第一，切入点或轻松有趣，或贴近生活，或带有悬念。第二，文字要流畅并通俗易懂。第三，文章要有一定的内涵，或者说要有一定的干货，当他们读完这篇文章之后，会从中学到关于古籍的众多知识。故事虽然轻松，但是每一个句子都是斟酌过的，并不是随口拈来。涉及到文史的部分，一定是先考证细节再润饰文字。所以，这样的故事并不好写，甚至比写传统的解说文章还要难上许多。

在这一期的《文津流觞》里，我们选取了古籍馆自营新媒体“文津街七号”近一年以来曾经推送的几篇小文。这些小文，是我们用与传统不同的另一种方式

去打开古籍的尝试。既然是“尝试”，那么肯定有很多不成熟，肯定会受到很多批评，也会得到一些爱护的赞扬。但是我想，就如同胡适的《尝试集》一样，“尝试”总是指向一条生机勃勃的新道路的。只要是走向新的道路，步履蹒跚，又有什么要紧呢？